



10434

退谷文集 壽文

壽文目

壽徐錫侯進士岳父六十

程恕齋年伯八十

姜育和八十

曹懷遠叔岳八十

壽甯子文

畢霖公七十

退谷文集

壽文目

畢霖公八十

陸榮臣七十四

朱子儀八十

趙子榮七十

牛欄山僧壽

代衍燈老人壽撫生七十

阿夫人壽

滇南楊孝廉母壽



馬母雙孺人壽

節孝王母壽

王趙母壽

王周母壽

蔡徐母壽

退谷文集

壽文目

十一卷



王周母壽

王趙母壽

蔡徐母壽

王周母壽

王趙母壽

退谷文集

壽文

退谷黃一越際飛著

壽徐錫侯進士岳父六十

進士徐君錫侯名敦蕃自浙之西安公車來成進士教習於京又以才選入官局校脩官書留於京四年所矣求歸不得今年夏五月值其外父仲匡葉處士甲子初週其德配王孺人五十設悅之晨併在此月錫侯以子婿不得卷韞掬膾雙晉壽觥以予同事殿廷日夕繼見

退谷文集

壽文

十一卷

樂亦何定之有自以爲樂雖人之所不樂而亦樂自以爲不樂雖有可樂亦舍置其樂而不自知也世之所樂者發名成業而不知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崇高富貴豈以供人之樂而一丘一壑水邊林下取不窮用不竭其樂固無乎不在也錫侯踔厲名場掉臂京國滾滾十斛塵能如處士之蒔花種竹藥爐丹竈茗椀相向乎錫侯校書天祿一字一句皆關典要悚心怵息能如處士之膛胸露臆作村杜撰自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乎

退谷文集

詩文

二

十一卷

錫侯受一官肩民社卽不患得患失而事上逮下事有所難處力有所難振能如處士之足不越戶吏不到門不襪不巾踏曉日夜燈紅處課兒書乎卽他日錫侯官成投老翁童子時之所釣游中間指里門而不得入望白雲而思故鄉必有忽忽不樂者而處士偕二三里老尊花問柳升高臨下凌晨而往薄暮而歸無惘惘離別可憐之色也卽今齊魯大慶子姓滿堂斟酒獻壽而錫侯旅食京華形影相對父兄弟固無一人共起居者

由此言之可樂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故曰人生行樂  
耳須富貴何時又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處  
士智人也錫侯其卽郵此言爲壽處士聞之必有掀髯  
大噓語其德配相與共浮大白者

程恕齋年伯八十

天之福善也順逆不一其途旣已福之順固福之逆亦福之順而逆逆而順無非福之要以觀天心於旣定則世有善人壽富康寧常畢集於其人之身而昭然其共見若我恕齋年伯非今之所謂善人者歟幼承家世醇厚之餘朝夕所稟承匪善不以居心耳目所濡染有善皆以被物今其所述訓子紀畧一編班班可考皆世之所難能而可貴絕無而僅有者天固將昌大其門以彰爲善之報則於公先發之顧以世人之見論公則似天之所報施公者尚未足以償公謂以公之積善積學乘時鵲起上春官取上第少壯登朝耄期致仕以富貴逸樂老似不爲過而僅僅以選拔筮仕得清源奉節令且令奉節未久頓遭謫忌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未應若是而予謂順固福之逆亦福之順而逆逆而順無非所以福之者要當觀天心之屬意於是人者如何久而自見不以一時定也自古仁聖賢人遭時不偶橫被口語

坎壤纏身者知有何限而公未至若是之甚也士民依  
之當事直之徒以失意一人不可究詰而以微罪行此  
亦足以見三代之直道猶存而斯民之終不可枉也公  
歸而積善績學如故教子課孫取科名官禁近而公方  
以未老之身優游林泉歷今垂二十年黃髮歸背安受  
祿養天之報施善人不可謂不厚也且令公于霄直上  
繫官於朝有不得遂其林泉之樂者杜老云長安春雨  
十日泥我曹韝馬聽晨鷄百官公卿未開鎖我曹已到  
肩相齊此中况味可想而知而公蒔花種竹方不襪不  
巾於春花秋月之間其亦可以不愧不忤俯仰於天人  
之間而暢然無憾矣夫則天之報公不可謂不厚論公  
者要當從天之既定者觀之不取必於一時也今年冬  
某月之吉爲公八十懸弧之晨公之子某官廷尉與予  
爲壬午鄉同年同譜諸君製錦爲壽丐予一言爲公晉  
爵予不獲辭則道天之所以福善者爲善人壽豈非所  
謂壽富康寧畢集於身而昭然其共見者歟公其嘖然



為舉一大白可乎

退谷文集

壽文

六

廿一卷



姜育和八十

予弱好弄與羣兒嬉戲先子側先子生予晚珍愛甚莫  
之禁也客至往往笑出中堂未卽揮去或令呼拜置諸  
座側其時予雖不識之吾然親炙之下先子平日所交  
游類能習其狀耳熟其姓字里居聲音笑貌寤寐以之  
北城獅嶺山人姜先生育和其一也旣至問無恙外相  
與縱談今昔費著鬻財一秉忠信旣退則呼予加諸膝  
以語予曰是其爲人也孝於親友於兄懷於幼取與不  
退谷文集

壽文

七

十一卷

苟然諾不欺其人實可貴重汝謹誌之匪但父之執友  
汝須敬畏也予心識之然嬉戲之餘一不以介意無何  
出就外傳旣不得源源繼見而先子督不肖課誦維謹  
殊不似乳穉時之假易花晨月夕好友談心一觴一咏  
童子不與而醇酢報問又不以遣弟子也於是予之目  
中久不得見先生而先生之聲音笑貌有所觸如將見  
之先入者不能忘也久之先子以事游於四方而先生  
之庭無先子之跡先生又或以事游四方而先子之庭

亦無復先生之跡逮子棄不肖既久回念依栖膝下  
時忽忽垂五十年諸所交游零落殆盡而先生以碩果  
大年屹然獨立於獅嶺煙靄間思先子而不得見見先  
子之執友如見先子焉顧予又以事行役燕齊魯趙間  
不獲登堂展拜修孔李邴家之好於是乎予之不得見  
先生者忽忽亦垂五十年人事雜掇天真汨沒不惟先  
子之庭無先生之跡而先生之聲音笑貌亦久不在予  
寤寐間矣癸未春暮忽睹先生小照於予曹內父屏幃  
間初不知其爲先生也而疇昔孺慕之良無端交集忽  
憶先子因憶先子之執友以爲屏幃間之跌石跏坐者  
聲音笑貌神似先生心口擬議間先生猶子補峯同學  
甄然曰是也是日予內父年八十補峯曰予叔父首春  
亦且八十計先子在爾日八十有六矣此屏所貌獅嶺  
耆舊十有二人都登大臺內父其一先生亦其一也視  
香山九老有加是日先後踵至蒼顏鶴髮照映屏間極  
南中未有之盛事獨憾是日先生以事不至而予又私

以感先子之不得預於此圖爲可感也諸老宿相與劇  
談輒及先生極口先生幼孝於親長悌於兄老課其子  
取與不苟然諾不欺敦善行不怠傾聽之下依然其  
子來語予時情事之在予死以驗先子之知言  
實重先生不但父之執友宜所畏謹也轉盼間斗轉春  
迴梅香清冷諸老宿又復聚於先生之堂稱觴爲壽予  
孔李通家子也踵諸耆碩後敢道先子疇昔之好以爲  
獻壽之佐先生飲無算爵默念五十年前情事其亦有  
莞爾而莫逆於中者耶

曹懷遠叔岳八十

壽稟於生初而驗於有生之後人之享此早定於天而  
自聖人言之一則曰仁者壽一則曰故大德必得其壽  
一似乎天亦不限人以年而仁則自壽德則必壽人白  
王之天亦聽之者曹懷遠叔岳先生之享大年也天誠  
有之人亦宜然彼其過人之稟精悍渾厚即今八十如  
四十有三河年少之所不能及者其所得於天者然也  
而仁心爲質德心克廣所培養於人者又復深厚其克  
退谷文集 壽文  
當天心而享此大年也斷非偶然翁之仁之德其及於  
三黨而周浹於朋儕桑梓之間者未易更僕數而其大  
者無先於孝蓋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以孝爲德  
而德莫切於得親翁失怙於苕穉之初事孀母於青年  
苦節之日歷少而壯且已之年亦已老矣而力養色養  
無所不極其至如是者垂六十年而誠敬不衰老母九  
十三終其天年而嬰兒慕孺子泣無異苕穉之初迄今  
花晨月夕歲時伏臘時物之獻每念及籃輿奉養曲意

承灌不覺津津牙頰間色飛翬舞而潄潄繼之以泣數  
行下也以是爲仁愛莫先焉以是爲德得莫大焉仁以  
爲壽德以得壽且無論翁之得於天者卽此培養於人  
者固宜其報之以康寧壽考歷八十而龍馬精神海鶴  
姿致愈健愈旺也予栖遲丹地迴翔木天不得見翁六  
年所矣古貌古心時時在予寤想間今年大慶不得踵  
親串後奉不文之詞侑爵方以爲歎諸嗣君西在韞斯  
節武書來謂吾母大慶子旣序之其可無一言爲吾父  
退谷文集

壽文

十一

十一卷

佐觴乎予謂三子方祖母之八十大慶也翁之事業日  
隆隆起三子自度爾時翁之年似三子今日奉親之年  
乎方翁之值祖母八十大慶以及九十大慶也愛日之  
誠亦似三子者今日愛日之誠子翁爾時已爲獨子亦  
似三子者今日兄弟之衆盛乎三子者其必有以順親  
悅親如翁之會事其親且不止於翁之事其親者則今  
者之賓朋盛集酌大斗而頌期頤一堂燕喜今猶昔也  
仁者之壽大德之壽翁之壽視大母之壽有其過之必

無不及可預卜矣三子其以此言爲予進無算爵以當  
祝嘏之詞可乎

退谷文集

壽文

十一

十一卷

南北風氣剛柔強弱之不同各限於其地而不能以相通北之不能爲南猶南之不能爲北也而獨忘信誠慤秉禮守義之士則無所處而不宜孔子謂北方之強南方之強此以地分之也又謂在家必達在邦必達此不以地分惟視乎其人之能自立則無往而不宜也若我子翁寧老親翁家世北平往來於鍾山淮水之間者垂四十年自北而南其飲食嗜好人情物理無一不宜於北而不宜於南者余嘗以事往來北平飲食嗜好人情物理與尋性輒不宜予南人也以尋之不宜於北知君之未宜於南也而南中親友知交之慕義懷仁者君之未至如望歲君之旣至獲屢豐以南人之宜於君知君之無不宜於南也余往來北平與君交登其堂握其手久與懽洽習見君之兄弟婚姻式相好也鄉隣朋友緩急通而有無郵也君之未南已無不宜於北孔子之所謂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者非君其孰克當之探厥所由



亦非有異術疇行忠信爲主而然諾不欺也近於質是  
則是非則非不苟徇人而亦不執已也近於直而所行  
合宜處已接物事無鉅細一於理而不苟則又近於好  
義孔子所謂質直而好義者惟君其庶幾焉持此以往  
雖行天下無間於州里蠻貊矣在家安得而不達在邦  
安得而不達耶如此則何地之分何北不宜於南之有  
哉明年四月中浣君花甲一週今且治裝歸南中親友  
謀所以預壽君者而問序於予予習見君之在北在南  
在家在邦爲道其無往不宜者如此君歸子孫在滕戚  
姪在堂交游之踵門而賀者趾相錯也其卽以不文之  
辭爲稱觴獻壽之佐也可

隱之爲言藏也身可藏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其將焉藏旣不可藏則卷其道韜其才深閉固匿不自宣露未嘗不與人羣而混跡儕伍識者從而窺之稱曰隱士故市可隱吏可隱金馬門無不可隱其不顯而隱之故人各有心未易詰其所以然然衆進而獨退衆競而獨恬豈徒然哉彼必熟察於身世之間道不容於世才不宜於時旣不足以大有爲無寧隱丈夫顛毛種種旣不能行道濟時顯其才於天下而競於錐刀之末以取

退谷文集

壽文

五

十一卷

榮名而邀利祿所不爲也無寧隱故曰身將隱矣焉用文爲非身之隱而隱其文卷其道韜其才深閉固匿不自宣露之謂也若我霖公老長兄先生可得謂之大隱矣乎先生以名家子祖若父攀龍鱗附鳳翼自東而南當是時先生以不世出之才踔厲風發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未嘗遽隱也故常浮江淮沂洞庭歷嶺嶠溯溟渤崎嶇萬里從事軍前攝篆分符縱橫揮斥以發洩

其不可一世之才畧見一斑矣而不足以大有爲則卷而懷之且世亦可以無需於我我亦可以無求於世而榮名利祿非其所志則卷而懷之當是時亦不遽名爲隱也退居龍蟠虎踞之間坐一室左右列圖書時花種竹好鳥數聲奇書千卷二三知己縱談今古上下其議論祇以自怡悅耳而其縱橫揮斥之氣時不自禁而流露於蒼宇之間有心者從旁窺之知非徒然稱曰隱士如先生者可不謂之大隱矣乎隱不隱視其所藏原不必絕人逃世而以爲名高也乙未春爲先生七十懸弧之辰子能養志酒足娛賓名教中自有樂地某羈栖三千里外求歸不得恨不能從知已後爲先生浮大白又羨先生之能獨隱也爲序而歸之

畢霽公八十

余投老林泉追念舊游霖功畢先生獨挺特於龐若皓  
首之間爲諸老祭酒選暇訪其新築問道舊居則入山  
益深蓋先生隱居金陵北城緣城皆山城環其外林蔽  
其內中間富有丘壑新築岡嶺環複家世土居予足跡  
曾未之到入門則先生看花隣曲松蘿仰覆圖籍內充  
余手蹟適亦掛壁蓋十年所自京邸寄壽先生七十者  
也復讀周環盛稱先生雅游嶺海締交賢豪進而能退  
退谷文集

壽文

十七

十一卷

見而能潛今又十年畏約無窮得無怵怵有動於中否  
徙倚之間先生大笑入長揖就座丹顏兒齒精悍之色  
視昔有加紅飲白醉劇談半餉無一毫食煙火人氣息  
頗疑先生還丹已就予叩先生樂天知命實際先生曰  
各自領取先生還問委心任運運固不能不任心却如  
何得委予無以應先生曰此長年訣也退而志之還書  
以壽先生繼自今每十年願爲先生一染翰不知尚能  
爲先生更作幾篇文字先生聞之曰毋追旣往勿逆將

來過笑須開口遇閒須聚首青燈白話其亦有樂乎此也

退谷文集

壽文

六十一卷

朱子儀八十

尚書所其無逸以逸之不可爲訓也而獨不以槩諸老者宣聖言老者安之安之爲言逸也逸之所以安之也必有不易得安者而後思所以安之有不易得逸者而後求有以逸之顧所嚮不一人事雜採有不求逸而不求逸者卽亦有不求逸而反得逸者有求逸而反不得逸者卽亦有求逸而竟得逸者夫不求逸而得逸此則存乎幹濟之才也求逸而竟得逸此則存乎作述之遇也朱君子儀以幹濟之才隆作述之遇年登八袞優游林泉不求逸而反得逸求逸而竟得逸準諸耳目之前有憂乎其不可及者方其少而壯閱歷深矣勞心勵志以立其基不敢逸也經營四方以展其畧不能逸也蟠根錯節以別其器不得逸也此其幹濟之才有過人者初非以此求逸而其所以終竟得逸之故實根柢於此及其由壯而老也諸嗣君踔厲風發繼志述事君意之所欲得輒先意承志以求副之意之所欲爲輒服勞竭

力以身代之以故尚平婚嫁無不畢也逸何如也齊翁  
相莊含飴課孫逸何如也曲楹幽房栖遲偃仰逸何如  
也六逸九老鳩杖借游逸何如也此其作述之際有過  
人者初非不於此求逸而其得以如其意之所期則君  
之遇爲之也夫造物勞人誰爲休息聽鷄鞞馬皓首趨  
朝君方不憚不巾踏曉日以傲之頭童齒豁逸豫無期  
君方親戚情話琴書消憂以遣之予亦有意求逸者少  
君八歲而諸所期多不滿意求逸得勞往往視君如神  
仙中人可望而不可卽也今年孟夏望日君年登八十  
諸子先期爲燕會以娛親以予爲知君者欲得一言爲  
侑觴之且予何言亦言君之不求逸而終得逸求逸而  
竟得逸也其亦犁然有當於君心也爲酌大斗進無算

爵

趙子榮七十

勞與逸之不可同日而語也明矣以兩人言勞者不得  
逸逸者不必勞以一人言或始逸而終勞或始勞而終  
逸承藉餘蔭安享富厚可不謂逸乎而懷安敗名不如  
勞無所因藉困心衡慮可不謂勞乎而困而能亨終得  
逸我子榮襟丈其勞而得逸者乎往與予酒後耳熱縱  
談疇昔各言艱難燈寒壘苦申旦不寐予之自力以求  
遇者也而君賞之日暮途遠息肩不能君之自力以謀  
生者也而予太息則夫勞與勞者言勞其不以勞爲諱  
也久矣迄於今年加長且羣目之爲古稀矣雖各勞不  
得息而心安焉而身無筋骨之苦困乏之慮荷天之休  
可不謂之逸乎然使其初遽然求逸晏安偃仰虛糜歲  
月必無得逸之理且勿謂勞者之終必得逸也時命所  
值有茹荼畢世而不得一日之安者則君與予今日之  
所遭可不謂大逸矣乎吾又見一於逸者之必不終逸  
也不知稼穡之難祖父所遺隨手而盡吾之子不若是



君之子不若是也師聖師周秉君家訓涵濡薰陶有日  
矣日有莘孳勤慎敏恪其勞不改父德翁顧而心許則  
君之勞爲有繼君之逸爲有託是乃所謂勞而永逸者  
也今年秋爲君古稀之辰二子謀所以侑觴者請序於  
予且誠予勿言其勞笙歌鼎沸莫作冷淡生涯也予雅  
知君意爲道予與君所以始勞終逸者如此君必有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予兩人自知之不足爲外人道也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陸榮臣七十四

愛日之誠出於人子心之所不能已情之所不自禁非有所擇於何時非有所待於何日而後有以自伸其情事也皆有定晨有省嘗其旨否問衣煖寒此一日間事也日復一日其何不然花之晨月之夕鬪酒爲歡斑衣作戲此四時間事也年復一年其何不然無虛日無缺時比年小慶十年大慶無所往而不自伸其情事此人子愛日之誠也顧人往往詳於大慶而畧於小慶以待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夫遙遙十年而後一稱慶焉揆諸人子愛日之心尚有所不能盡同里陸榮臣年道翁春秋七十又四矣其長君允善與其仲摺書養志於家經營四方之爲一以委之其子文傑翁孫六曾孫三文傑其冢孫也往來齊魯燕趙郊庾子秋與予語於京邸爲道其祖仁慈孝友謙恭慎篤勤儉持家之所以然又道其父與叔左右就養無方曰吾父於吾祖殆不忍一日離膝前也計其歸時恰值翁小慶曰吾父與叔將稱觴請予一言爲壽予聞

而歎曰此愛日之誠也蓋人子愛日之誠多起於親之  
晚年當其親春秋鼎盛方以膂力之剛經營四方其子  
視其年日升月恒而川至亦不甚愛惜俄而子代父職  
而親以安而親忽老而使事親之子又以膂力之剛而  
亦經營乎四方其得與吾親共朝夕瞻色笑者其爲日  
亦僅矣至此時而愛日之誠乃不覺其油然而自生今  
子之父若叔之留事子之祖也此愛日之誠也子之歸  
恰值介壽之日子婦滿前孫曾繞膝親朋盈座子之祖  
不其大樂矣乎抑吾尤有進焉者稱觴之前稱觴之後  
不擇時不擇事凡可以展親之顏色得親之懽心者觸  
景遇物無不有以盡其心不唯不俟諸大慶之年併不  
俟小慶自是以後日而月月而年年小慶十年大慶  
以至期頤耄耄莫不皆然如是而後愛日之情始伸愛  
日之誠乃盡子歸其卽以予言爲稱觴侑爵之具可乎

牛欄山僧廣瑞壽序

牛欄山居京畿左臂都城東北百里之外受古柏密雲  
昌平諸山千條萬派之水而匯於一由此以達於潞河  
前與玉河合流入潞河蓋水口之山坐鎮於京東水與  
京西之玉河遙對山與京西之北山遙對而都城在中  
屹然巨觀也山水所蟠聚大作都邑小爲村鎮必有人  
焉秀出其間牛欄特其一耳予嘗侍從 乘輿往來山  
下相其風景蓋山水之小聚疑亦必有人焉而吾又未

退谷文集

壽文

三五

十一卷

之見也已而得山僧廣瑞與之語其人雖習浮屠頗篤  
實識道理天下名山僧占多牛欄之勝廣瑞占之矣予  
惟京畿名剎多在西山檀柘諸勝境金碧輝映僧侶雲  
集爲 法駕之所臨幸牛欄寧足與之頡頏哉然而頗  
篤實識道理未卜其中正復幾人而予與廣瑞數燕見  
報知其人久而不變者如此以此頡彼未知孰勝安在  
牛欄不足與西山伍而廣瑞之頗篤實識道理不足與  
彼雲集之徒侶相提并論也哉今年冬廣瑞年五十七

其待乞予言爲壽予其何以壽之亦以牛欄爲山水之  
所蟠聚而廣瑞占之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廣瑞其應之  
矣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代行燈老人壽撫生七十序

朽八十七年來以筆墨因緣觸專興懷賦詩贈答良有  
之要祇稱心而言姤言取悅所不爲也壽文尤所切戒  
兩花老人自南郊支筇來荒嶺寒暄甫畢輒以撫生和  
尚七十壽序請朽旣不能破戒爲之又重違其意則以  
鬪筆墨交張先生端岑調端岑文筆傾一時得一言當  
爲屏幃生光輝也端岑又不爲自以已意屬之退谷黃  
太史退谷曰嘻自來名集不登壽序錢牧齋宗伯初學  
退谷文集

壽文

十一卷

集無體不備識者陋之二君不自爲而謂我願之乎且  
予諦觀履歷行公所手書始序其爲浙西海寧某氏子  
再序其披緇從淮安某和尚又序其得法於華山定安  
和尚終序其傳戒揚州石塔寺今住鹽城永寧寺則公  
旣已序之矣又謂其戒行清嚴持身率衆壹稟於律故  
能所至主其法席誠若所云則公不惟序之而且重許  
之雖使增潤予不能加也名集卽不登壽序原非遂以  
擱筆寄語衍公何不卽書此語以復之而待鄙人爲

岑唯唯以辭朽朽固以請退谷回以辭無已則用其說  
書以畀雨花老人持往壽之本分道場取妍則拙奚啻  
退谷作又奚啻朽自作勿以冷淡生活少之也聞其誕  
日在季秋既望尚餘時日屆期觸緒興懷倘有會心  
雖不文尚能別爲詩歌以附益之

退谷文集

壽文

元 十一卷



退谷文集卷之十一  
壽文  
元 十一卷

阿夫人壽

洪範言五福首壽次富次康寧而不言貴說者謂貴則康寧貴之義已具於康寧之中故不言貴而貴寓也予謂貴則各有職守彼既擔圭錫爵恒兢兢於所職而不致告勞是愈貴而愈不敢康寧惟夫貴而正位乎內者雖有總持內政之勞而無一埤益我之瘁康寧之義庶足當之若某誥封夫人阿母傅太夫人其克備乎壽富康寧之義不言貴而貴自寓者歟太夫人爲遼東將軍退谷文集

壽文

元

十一卷

之女寧古固山之配其貴也自其生而已然非猶夫備歷艱難而後庶幾一貴者逮夫嗣續繁衍子壻孫曾無一不膺顯爵厚秩爲熙朝柱石此其貴愈加而康寧愈甚斯真備天下之全福非猶夫一爵一秩之光榮而顯赫也九月初吉爲某太夫人七十設悅之辰長公翰林學士次公奉政大夫與長壻御史公二壻侍衛公三四壻員外侍衛率內外諸孫曾孫壻稱觴上壽五世一堂金貂滿眼欲辨其爲何人何官某人某爵而陞擢疊



至寵命浣加一時有不能記憶者唐汾陽王郭氏七子  
八婿內外孫曾至不可辨其名額之而已以太夫人當  
此有其過之無不及也則太夫人之貴是為真貴太夫  
人之康寧是謂真康寧而富與壽加焉此真天下之全  
福非猶夫一爵一秩之光榮而顯赫也即持此為太夫  
人晉爵學士資政公等其次各晉一觴飲無算爵可  
乎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滇南楊孝廉母壽

自昔孔子不以能養爲孝而今之人子顧難之士無恒  
產甘脆爲難其無足怪予謂啜菽飲水盡其懽原無責  
於三牲之養但得依柄膝下不使有遊子他鄉之感亦  
自聊慰目前而賢母或不能以是得之子賢子或不能  
以是致之母抑又何也予謂惟其母賢子又賢則得此  
尤難蓋賢母之於賢子上者欲其道明德立顯親揚名  
次乃及於顧養苟其子之才分足以致身通顯已自異  
於尋常無聞之子又其資格一移步便有清華之望則  
不難忍情割愛輕千里萬里務使之策名當世振翻天  
衢而爲之子者順之不忍違之不能遂亦不得不忍情  
割愛輕千里萬里冀升斗之祿以慰吾母無窮之望實  
則雲山萬疊吾母何嘗有一時一刻不縈繞於起居魂  
夢間也滇南楊子名山乙酉以五經舉於其鄉又如星  
而舉於禮部例得館選不問而知其母心之樂也其來  
會試於京師也乘傳重繭而後能至母子之間其闔

動容亦可知而卒以至者惟其母之賢所以忍所不能  
忍亦惟其子之賢是以順所不忍順然吾與名山游思  
親之意蓋無日不縈繞於起居魂夢間也遇合之數夫  
豈可必逆主爲不可必違吾親而固不以來既有所不  
可來而必遇抑又不能即使名山遇而羈栖館閣違吾  
母於雲山萬叠之外亦不終日而請假以去又况不遇  
安得不亟歸啜菽飲水以盡懽而逐逐焉且待三牲之  
養哉名山語吾母年七十又五康健異於常人必見名  
山之遇遇而翔步木天恐未必如此番之欲歸竟歸也  
名山盍思所以迎養者他日者庶不至如吾輩今日之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乎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王周母壽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坤文言與妻道並言之則婦道亦  
一地道矣地以地天而何成婦以婦夫而何成則無成  
適婦道之恒禮內言不出於閩千里之外何從知之西  
江撫郡東鄉王子尚其兄若弟來江寧與予交餘三十  
年其兄宜其交予又早十年予訝其久不歸歸亦旋來  
又聞其家有老親有少子漸聞其子復有子縱復音書  
往來餽遺相續而問視而恩勤而教督誰與代之宜其  
遐谷文集 壽文  
三十一卷  
曰閩以內予室主之間其室則東鄉望族周君之愛女  
來嬪於王者也已而詢諸其弟尚其曰吾兄之稱吾嫂  
不謬已而詢諸其子國初國翰曰吾父之稱吾母誠然  
已而其孫以文字就予點訂予詢之呂佐曰吾祖之稱  
吾祖母有其過之無不及也宜其雖往每念其語如在  
目前雍正癸卯秋母年七十先期其子國初國翰將歸  
壽母尚其爲其兩姪請文曰予家累世兄弟不分爨予  
承兄業有事於此不能歸其可以壽嫂調非已分而委

諸兩姪乎將徵幣製錦藉一言爲重先生其爲代序之  
予謂無成有終妻道與地道等追維疇昔宜其之言則  
堂上問視固以妻道代子道而有終矣堂下恩勤又以  
妻道代父道而有終矣含飴教督更以妻道代祖道而  
有終矣一身而二任焉人所不能一身而數任焉母所  
獨任將以壽母事無大於此者其謂內言不出於閭干  
里之外予無從知之乎則尚其與其子若孫之言皆可  
徵也卽書此言俾二子持歸以爲侑觴之助可乎

馬母雙孺人壽

伊川解中庸之庸爲不易而考亭更訂之曰平常謂惟其平常故不可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其奇珍異味錦綺組纈久便須厭又謂緣處得極精極密只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精密便不可久以是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故中中故庸庸矣其又何言况在女德尤稱內言不出於閫言之者其獨何所徵驗以爲言之之據哉而愚於我伯岳母太夫人殊有不容已於言者蓋卽所聞於室所擊於目者以言且言其常而不易而可以久者卽又何能以固陋不文辭而不隨諸姻戚後揚厲一言蓋母舉丈夫子五人與予岳母等而獨不舉一女諸嗣君策名列職表表乎旣皆當世才而又各得賢內助相與承顏養志諸孫苕發蘭茁母無所不快於心獨嘗注視子婦而嘻怡然曰吾歎不得如汝嬀母育三女晚歲含飴弄孫之暇可以多外戚往來以相娛樂故常愛姪女如女方是時余室未歸余也

迨歸而歲時往還饋遺問慰卽視姪婿如婿往往家常  
絮語恒娓娓言母甚詳且悉而愚獨以爲女德之常何  
也蓋母家南中望族世家女舉止一秉乎禮姆教婉婉  
聽從學女事觀祭祀相奠助常也及事舅姑如事父母  
鷄鳴盥漱櫛澣笄總衣紳佩用矜纓綦屨以適舅姑之  
所者無以異於未歸時適父母之所也常也伯岳父耀  
翁先生卓犖精敏交在四方所過皆當世公卿大夫輪  
蹄繹絡無寧暑刻母相莊以敬治事以敏夙夜無違宮  
饋無攸遂之常也教諸嗣君成名蔚然有聲遇臯綜博  
蚤冠宮牆雖早世而所部署已按部就班若豈圖之沉  
毅有爲空同之靜深有守蘊音之老成持重靖輿之英  
發踔厲聯翩鵲起旣已由鄉由國翔步雲霄功名皆所  
自有而其所以得至於如此者母氏聖善教方名教讓  
教數教學書計教學幼儀學樂誦詩學禮皆教子之常  
而母爲之謹率其常也常者庸也所謂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男子之所難言而母以女子一一守而勿失則常也而已非常矣蓋常之爲義不惟與天下之定理合抑亦與天下之變事反古今所傳割股磨筭載諸列女者皆極天下之不幸而後以節烈成其奇縱使其事爲天下所盛稱而設以身處其地何如以無不幸而安其常母之所遭皆人生之大順母之所守皆聖人之禮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而可以常可以久矣抑亦不必奇珍異味錦綺組繡至於久而厭也甲戌十月

退谷文集

壽文

三七

十一卷

既望爲母七十設悅之辰豈圖兄弟同年好友謀所以壽母者不欲槩以當世王公大人之言無所徵驗於母僅僅想像言之也而破例俾余言其以余爲葭莩末屬必有所據以言縱言不出閫而固可以言乎子姓骨肉之戚如周一士郭岐瞻漢瞻魯瞻蔚瞻泰瞻振枚用舟陳效豐孫憲章江公達王皞如諸長兄既皆以名士達官各有詩歌揚厲盛美余復何言亦舉所聞於室所擊於目以質諸考亭惟其平常故不可易之說而已釋子



偈有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以如常而  
得久長壽之義於斯在矣敬隨諸君子後舉觴以進

退谷文集

壽文

三

十一卷



壽人未壽之義使世再矣亦謂前清字對舉職則也  
壽存世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以如常而

節孝王母壽

今夫微顯闡幽者士君子之責也顧忠孝節烈雖賴有人焉表而出之以觀法於天下而其微之所以得顯幽之所以得闡其人既不能出其至性至情親相告語於天下天下有心人卽欲微顯闡幽發其懿行而衆著之其道無出吾意必有人焉爲之子若孫發名成業締交當世士大夫而士君子有立言之責者乃得以廉其實而表章之以不沒於世吾竊怪夫天下之大古今之遠退谷文集

壽文

元

十一卷

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接踵於世或不幸而其人無後往往湮沒不傳爲可惜也若我節孝王母某夫人不幸而無後一生苦節淑行將就湮沒乃不幸而不得之於其子者猶幸而得之於其猶子雖其猶子輩視伯母如母亟表章之有古人風哉亦母之苦節淑行能自力以致必傳於世也金谿王子某與予同選拔入成均交最好而其兄宜其弟尚其久客白門又相善也三子者縷述其伯母守節事甚詳予不能悉舉舉其大者蓋母及笄

歸某公未逾年早稱未亡人當是時一女子煢煢四顧  
卽欲從夫子於地下所以忍死視息者徒以有姑在也  
母旣未有出姑又無別子可支門戶一切甘旨滫瀡之  
奉皆取辦於母之十指霜寒月白絡緯中宵當是時母  
以婦職代子職使堂上衰姑不致有煢獨之感者伊誰  
之力也夫人情前有所希則不難忍死以待母於夫何  
待於子又何待而飲冰茹蘖出於其中之誠然俾衰姑  
得終其天年經紀其喪葬凡丈夫子所不能爲者母以  
一弱女子由少而壯而老而忍死爲之今母亦且皤然  
八十餘矣當事旌獎節孝宜無先於此者而或不及知  
知之而不盡卽欲微顯闡幽其道無由三子者母猶子  
也視伯母如母爲文字徧告諸當世士大夫有微顯闡  
幽之責者作爲詩歌以咏歎之予往游江右亦爲督學  
念亭楊公言公雅重母節孝爲製柏舟淑範額旌之此  
雖三子刻意表章其伯母有古人風哉亦母之苦節淑  
行能自力以必傳於世無疑也予旣重母節孝又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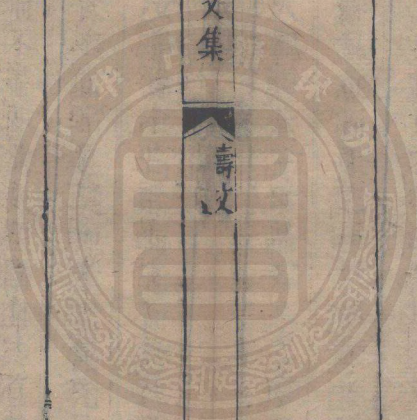
子之能表章其節孝也不揣固陋爲序其梗槩以埒諸  
君子詩歌之後若云微顯闡幽諸君子責也則吾豈敢

退谷文集

壽文

四

十一卷



退谷文集序  
子之能表章其節孝也不揣固陋爲序其梗槩以埒諸君子詩歌之後若云微顯闡幽諸君子責也則吾豈敢

王趙母壽

班史傳列女孝義慈惠其大端也至於節目之詳細及  
鷄鳴盥洗愉色婉容應對進退如親觀其人親見其事  
竊疑女德幽閒內言不出於閫史氏生不必同時居不  
必同地何自而知之且知之不厭其詳意其時必有肺  
腑之親身親見之其鴻筆寫生又以書於冊而傳於時  
史氏採風從而張之因以信於今而傳於後遂彰彰乎  
卒成大觀焉若王母趙孺人之孝義慈惠其家被之其  
戚里悅之外此不得而知之也而予知之且詳知之則  
必有自來矣予少女適張叔子母次女適張仲子歸寧  
父母述母愛女時時問卹其慈有不可揜者已又聞其  
義方教子經文緯武蜚聲庠序則又不一於慈少隣姑  
息已又聞其母黨遺孤托母以生賴母以嗣則又不止  
於愛其子若女而併及母黨之子若孫已又聞其生養  
病禱喪哀祭誠則又不止於慈其所生而更孝其所從  
生卽今建先祠議祀典皆母捍擋勞苦助成之此其相

夫之大端而其他不勝述也三黨之親比閭之恤終溫  
且惠孝義慈惠其卓卓可稱道有若此者予以女故又  
得知其詳而表章之異日輶軒之使採入國風傳之列  
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彤管流光豈不後先輝映  
今古同符矣哉維歲之春母年周甲張仲子謀壽岳母  
問序於予因序而歸之

附  
程荻村小照

但得安閑皆闕福相方其未閑鬱勃道上發於魯宇颯

退谷文集

壽文

四

十一卷

與跌宕懷安敗名豈敢自放及其得閑引年高尚子讀  
父書孫叶公望家聲付之吾何捨攘鑿池引流扁舟搖  
漾墩號奉篁祖澤不忘飲酒賦詩六逸相向雪月風花  
更番酬唱人生行樂得大歡暢

蔡徐母壽

父母之育子其劬勞一也顧亦有勞多於父父之勞非  
母不成者匪父之責反輕於母而母較重則人生之時  
遇爲之也予表姪二玉蔡仲子雅游北燕南粵交遍天  
下家居教子計其平生恒不可多得辛壬癸甲親見其  
呱呱而泣者蓋亦僅矣予往羈遲丹地仲亦客燕與共  
晨夕者幾二十年時見其家書珍重雖爲其子謀筮仕  
出身之地無所不用其力獨不知其氣質若何人心懸  
擬往往微問則曰母氏聖善義方之訓足代予 母氏  
者仲德配徐孺人也往以祖親雅悉孺人家世儒雅姆  
教婦德孝義雍睦嘖嘖戚黨間獨不知其所以教子何  
如也時孺人仲弟星若好學能文亦教授京邸數微問  
之義方教子與仲言如出一口歲丁酉予請 假先仲  
歸里爰揆以母命取家問予始見之氣質馴謹應事接  
物卓有父風始悔予向者之私憂過計也旋授室生雍  
皆奉母命咄嗟而辦仲歸受其成匪問之責反重於父

而時遇使然竊歎非是父不生是子非是母亦無以助  
父成其子若此其易易也今年仲秋爲孺人六十設輓  
之辰中時又客姑蘇爨揆請予一言爲母壽因爲道其  
助力教子之大端如此若其他孝義雍睦治家有法戚  
黨之間交口嘖嘖予亦不煩更述也

又姪覃仁新綸校

10434



